



珍藏版

貳

山東畫報出版社

老照片

老照片

第九辑



- 根据地的宪政建设 王民
张志新殉难24年祭 莱 雨
寻找回来的小方 胥 兮
劫后残存的几幅照片 张永芳
外婆与其家人 梁爱华
草原往事 张承志
西湖旧影 王加本



山东画报出版社

·书末感言·

由张志新想到的

冯克力

本辑《老照片》刊出了纪念张志新的专稿。

张志新与秋瑾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近一个世纪的秋瑾，而对殉难不过才二十几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细一琢磨，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讲到辛亥革命，秋瑾是多少都要提到的，而许多年轻人不知张志新为何许人，实在是她未被载入“正史”的缘故。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或诱惑，众多职业“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下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

张志新被“正史”忽略，发生在现在，而“思想界”的缺席，已是过去的表现。可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觉得这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想来便难免有些担忧。

我们不应忘了张志新，也不应忘了许许多多由于各种原因未载入“正史”的其他中国人的过去。《老照片》出版以来，对“正史”以外的人和事常不吝版面，多有留意，旨在与大家一起记住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虽称“拾遗补阙”，或可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思考。

书 名：老照片（第9辑）

出版发行：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印 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版 次：1999年2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4次印刷

印 数：37001—39300

规 格：32开（850×1168毫米）4印张 92幅照片 70千字

I S B N 7—80603—318—1/K·91

定 价：6.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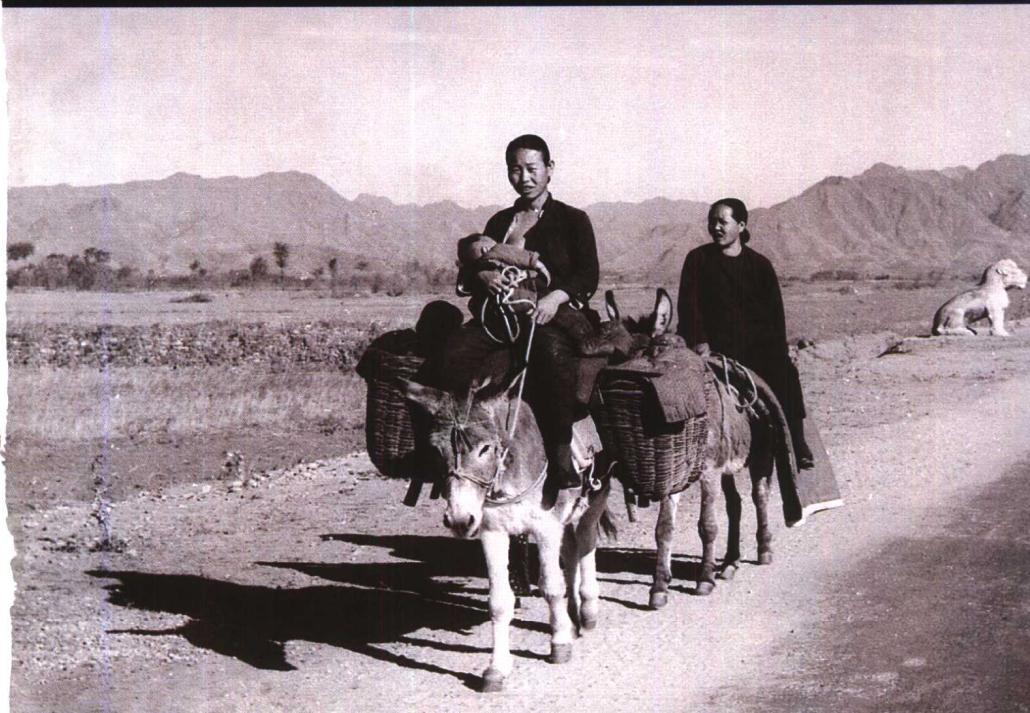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京杭大运河边上的母子

摄于193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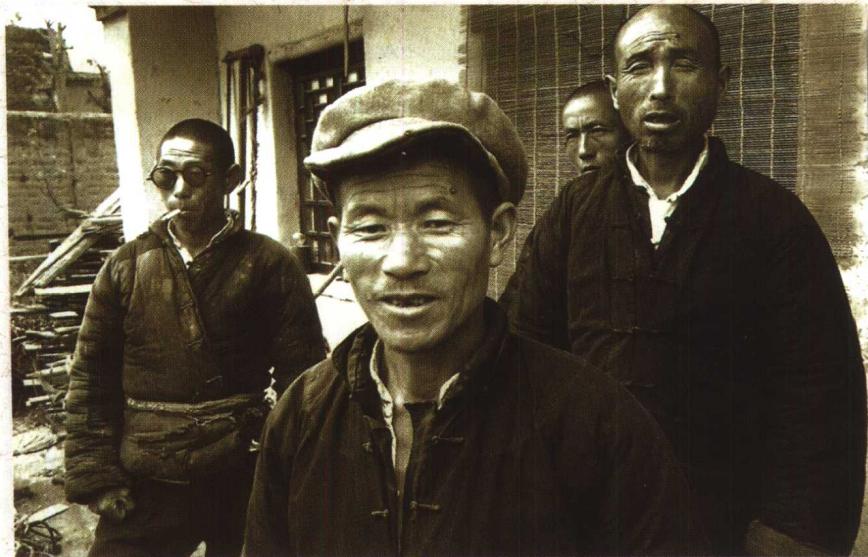
1937年旧历五月十四日，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我。这是初夏的一个傍晚。在苏北京杭大运河流经的一座古镇上，安宁的生活，静谧的环境，正像画面上流溢着的平和与安适……（陈克刚）



北京十三陵神道上 · 50 年代初

耶娃·萧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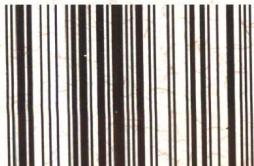
马克·吕布 眼 中的中国



1957年 湖南

责任编辑 / 冯克力
装帧设计 / 蔡立国

ISBN 7-80603-318-1



9 787806 033180 >

ISBN7-80603-318-1
K·91 定价: 6.50元

老照片

目 录

王建民	根据地的宪政建设	1
栾 禹	张志新殉难 24 年祭	9
群 力	有病	14
胥 弋	寻找回来的小方	16
周文志	五卅运动时北京的几次示威活动	26
李 辉	一个中国村庄的毁灭	34
张永芳	劫后残存的几幅照片	39
梁爱华	外婆与其家人	45
远 帆	天配良缘	51
陈永锵	父亲	54
梁 平	苦儿	57
刘秀臣	缅怀岳父岳母	60
王丽明	打鱼寨的回忆	64
张承志	草原往事	67
齐家璐	一张来之不易的合家欢	75
大 虬	千里步行上延安	78
徐宗懋	一对连体婴的分割	81
陈道章	李鸿章重赏马江败将	92
周 轩	皇亲载澜流放新疆	97
夏侯叙五	未曾发表过的冯玉祥的照片	102
黄可美	黄警顽二三事	104
李梅彬	赵盛铭在美蒙难记	107

老照片

费锦昌	写在天安门城墙上的“注音字母表”	111
王加本	西湖旧影	114
闵枕涛	睹旧照忆故人	121
章亚昕	衣冠与亲疏	124
冯克力	由张志新想到的	126
	补 白	
	师生缘（陈伟君 50）“猫王”的照片（胡藤瀚 63）难忘母校（周启纯 77）也说“站笼”（顾净 91）	

《老照片》丛书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计划每年出版四至五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需是 20 年以前拍摄的（翻拍件也可），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字迹工整，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本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编辑部

邮 编：250001 电 话：(0531) 2010055 转 5410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每本书加付 1 元邮资）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总 编 辑

汪稼明

副 总 编辑

刘传喜

执 行 主 编

冯克力

特 约 编辑

张 杰

姜 波

顾广梅

美 术 编辑

蔡立国

技术 编辑

张 涛

·旧事重温·

根据地的宪政建设

王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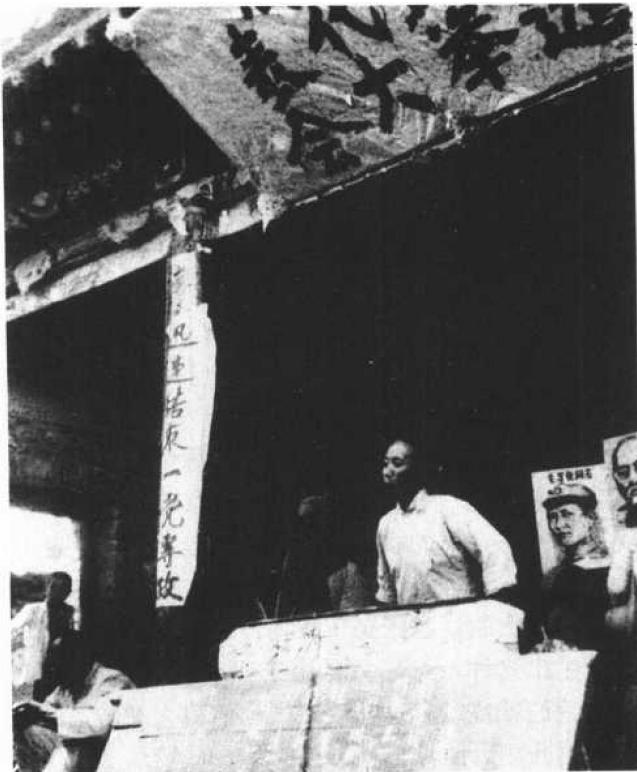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中国报道”等栏目，详细报道了东北某地农村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全过程。事先无任何上级圈定的候选人，选举完全是自由、平等、公开的。当地人称之为“海选”。每位竞选人都要在选民大会上发表“政纲”，回答选民提问。有意连任的前任村委会成员常常不得不回答选民的批评性质询。这是真正的民主选举。

这样的事被当作很大的话题张扬于媒体，说明它于我们是一件新鲜事。不过，生出这种新鲜感只是由于我们与之相违已久；早在半个世纪前，我们就曾经有过在政治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民主政治，这里刊出的几幅老照片再现了当时的一些情景。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曾实行过较为广泛的民主政治。在农村，村长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村长、行政村主任由选民大会直接选举之，每半年改选一次。为动员全社会的抗日力量，在根据地乡级以上各级政权实行一种叫做“三三制”的制度，规定无论民意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中的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各占三分之一。在根据地，一切拥护抗日的人，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在内，都享有民主权利。

在一个有着千年专制重负的国度里，在国民党统治区无边的政治黑暗中，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施政对于浴血争取共和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激起极大的希望。许多抱有民主信仰的观察家给予

图① 根据地举行的一次选举大会



了热情关注，并为之欣喜和兴奋。1939年底至1940年上半年，李公朴先生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六个多月的观察采访，写成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生动地记述了他目睹的民主政治景象：在进行村长选举的日子里，满街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书有“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办事，不怕困难的前进分子做村长”，“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长”一类的口号。有的村子还在选举日搭彩楼牌坊，形同节日。图①记录了某抗日根据地举行选举大会的场面，主席台一侧立柱上“迅速结束一党专政”的标语赫然在目，代表了根据地民众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据公朴先生观察，选民参与率各村平均超过百分之八十。他还特别描述了妇女在选举中的踊跃表现。在整个根据地，不只在政治生活中，在其他方面，在经济、教育、文化生活中也充满着民主精神。在公朴先生眼里，“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也曾给邹韬奋先生以深刻印



图② 村民在投票

象。1942年10月至1943年初，韬奋先生曾逗留苏中和苏北敌后根据地三月余。所见所闻，令他深为感动。他在致陈毅将军信中说：“过去几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今天我真正的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生死之交。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用这样强大的兵力扫荡，可是共产党新四军和所有的地主资本家团结一致，互相保证，坚持不懈，最后取得胜利，这是共产党的大成功。”

使中国民主人士感到振奋的景象，也深深吸引了几乎所有进入到共产党控制区的西方观察家，其中包括埃德加·斯诺、爱格尼斯·史沫特莱、王安娜、杰克·贝尔登、诺尔曼·白求恩等这些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



图③ 投豆选举村长

埃德加·斯诺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刚起步的苏区民主政治建设。在同农民谈话时他发现，大多数人在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他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爱格尼斯·史沫特莱在她为朱德立传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在华北和西北解放区，凡年满 18 岁的人，不论男女，都有选举权，由他们选举自己的村镇的行政机构来代替原有的国民党官员。”史沫特莱注意到，在共和派与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

浴血奋战的时候，陕北的村镇很快就出现了西班牙共和派政府寄来的宣传画；这里是中国国内唯一支持西班牙共和派政府的地方。她在书中引述了一位在抗日根据地的盟军避难者、法国军人乌曼中尉的话：“八路军好像我们法国革命初期的军队一样，贫穷匮乏，孤立无援，却完成了双重任务：击退侵略者，以自由思想教育人民。”

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女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特别谈到了她在五台山抗日根据地的政治见闻：政府由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成。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基督徒、喇嘛僧侣、北京的教授和学生、不识字的农民，大家共聚一堂，制订共同纲领，实行普选。农村的村长和村委会是直接选举的。当选者要对选民负责。如果选民不满意，可以罢免他们。王安娜认为，在中国，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革新。贫苦的农民目不识丁，连选票也看不懂，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呢？王安娜在书中记述了一种选举办法——豆选：在选举日，事先从村子里选出的候选人在室外或一间宽敞的屋里坐下来。他们每人背后放一个碗。然后发给每个投票人一些豆子，豆子数目与要选出的村委会委员的人数相同。投票者只需将豆子放到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碗中即可。当选与否，以得豆数多寡而定（图③）。

1949年，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出版了他的《中国震撼了世界》一书，书中专列了一个标题，记述了他在解放区见到的“乡村民主”。书中除了谈到王安娜记述过的选举办法，还详细描绘了他所见的其他一些方式。其中之一是，在墙上挂有若干大幅纸张，每张纸上各书一候选人名字，投票者各持一点燃的香，用香火在书有自己支持者名字的纸上烧一小洞，当选与否以烧洞多少来决定。再一种办法是将全部候选人姓名书于一张大纸上，投票者在候选人名下画圈，得圈多者当选。贝尔登在书中还摘录了部分竞选者的演说词和相互间的批评攻讦，叙述了助选者走街串户



图④ 别开生面的竞选活动

拉选票，在墙报上为自己的候选人进行宣传等热烈的场面。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施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面貌。斯诺刚踏上苏区的土地，他遇到的第一个青年农民给他的印象是：那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洁白整齐，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在后来的日子里，斯诺还惊讶地发现，根据地的少年都有着一种高度的个人自尊，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当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从汉口辗转来到延安后，他欣喜若狂地发现，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判若两个世界：“在汉口，我只看见了困惑、犹豫等表现衙门气和无能的现象。而在延安政界则充满信心，显得很有目的。在大城市，我一路上只看见半封建社会的景观——凋敝污陋的住宅、肮脏的街道、衣着褴褛的行人。”

在延安，整洁的街道分割古旧的建筑，行人似乎都清楚自己去向何方。”

共产党控制区的民主施政与国统区令人窒息的一党独裁形成鲜明对照，甚至强烈地影响了当时在华协助中国抗战的美国军人和驻华外交官。曾任蒋介石总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常常不能掩饰他对蒋政权的憎恶。他认为中国和纳粹德国一样都是由盖世太保（在中国是戴笠手下的特务组织）支持的、一个由没有受过教育的神智不健全的人领导的一党制政府。他直称蒋的政权是一个“粪堆”，认为美国政府支持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是一个根本错误。与蒋介石翻脸后，史迪威于归国前把他的夹克衫送给了朱德将军留念。当内战的阴云笼罩中国上空时，已身在美国的史迪威甚至表示要扛一支步枪，与朱德并肩战斗。

曾作为军事观察员于 1944 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在外交备忘录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了全体动员，对日本人进行了积极的、成功的抵抗。这种全体动员“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上的，这种革命是和缓的和民主的。以减租减息、改革税收和良好的政制来改进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民有了民主的自治、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农民们得以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尊、自信和强烈的团体合作兴趣。普通人民知道了他们是为了这些而战斗。”“有了这样伟大的群众基础，共产党更其不能被消灭。国民党要这样用暴力去做，必定意味着完全摈弃民主。这将加强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共产党的胜利将是必然的了。”

李公朴、邹韬奋们的期望，斯诺、谢伟思们的预言，注定要被历史所证实，因为他们的信念反映的恰是二十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民主大势；应是那些倡导民主的政党，更有望在长时期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能在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处于弱势的情形下，逐渐强大，也应从它能在政治上顺应这样一种历史潮流

中得到说明。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纷纷离开国统区，奔向他们心中的圣地——物质生活匮乏的延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规模巨大的解放战争中，千百万民众站在共产党一边。最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战争硝烟尚未散去之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各界代表和社会贤达能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云集北平，组成新政协，制订共同纲领，参加联合政府，共商民族大计。这些人，不只是在共产党的宣言和文告中，在国民党把持的国民参政会和旧政协中听到过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开放党禁、军队国家化、实行言论和结社自由、各政党经费均不得由国库开支等彻底的民主政治纲领，而且，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看到过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未曾料到，往后的日子里，中国的民主进程及他们个人的命运会遭遇那么多坎坷和波折。

如果说中国走向民主化是必然的，那么这一过程的艰难曲折也是必然的。毕竟，我们民主政治的基础太过脆弱。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书中就曾具体地指出过这种脆弱性：举行村选之初，农民的参与率曾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但多有好奇成分。随着新鲜感消失，他们便开始抱怨选举活动占用了田间劳作的时间。还有，农民们常常选举完毕即万事大吉，根本没有想到还要对当选者实行监督。杰克·贝尔登很清醒地指出，要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废墟上立刻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不过，半个世纪后，直接选举终于又以“海选”形式在一块试验田里重新破土而出。也许不要太久，“海选”的种子会遍洒农村的田野，甚或不限于田野。

凝望集

张志新殉难24年祭

栾禹

读罢《秋瑾就义前后事》(载《老照片》第四辑)，我想到了另一位死于暴政的杰出女性，她的名字叫张志新。

今年已是张志新烈士殉难24周年了。

张志新，1930年生，天津市人。1950年就读于河北省天津师范学校，同年年底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后到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资料员、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干事、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等职。因对“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持批评意见，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0年8月24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1975年4月3日加处死刑，次日被执行枪决。临刑前，为防止她呼喊“反革命口号”，预先将她的喉管切断。

这里刊登的张志新在花丛中微笑和载歌载舞的照片(见图①、图②)，是她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时的留影，另一张手抚小提琴的生活照(见图③)于1965年摄于沈阳。望着这几张照片，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也会像秋瑾一样不容于当政者。秋瑾之死不是件难理解的事——她是那个社会的死敌，她是准备用利剑去刺向那个社会的心脏的。而张志新却是她的时代的歌者，她对社会的爱是语言所难以表达的，于是她歌之唱之，舞之蹈之，以渲其情。然而，她还是被杀了，而且杀得非常简单——当时的辽宁“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在常委会上说了句：“杀了算了”，于是就这样“算了”。

其实，与张志新相比，秋瑾算是非常幸运的：她被捕后几日内整个事情就了结了。而张志新则需经受长达六年的摧残才得解